



在布拉格，“遇见”卡夫卡(下)

□ 范德平

巧合的是，博尔赫斯三十年后也写过一篇《长城与书》，从风格和行文上来看，我裁度：“老博”是看过“老卡”这篇小说的。

从黄金巷出来沿伏尔塔瓦河西岸向南，转眼之间就到了卡夫卡博物馆。

大门口有形容清瘦的卡夫卡经典肖像照，上面有我早知熟稔的一双清亮的大眼睛，黧黑、冷峻，瞳孔里同样是深不见底的黑。我手头的《卡夫卡文集》封面上就是用的这张照片。

馆前空地上伫立的金属装置艺术是两个变形的字母“K”，显然它的精彩之处就是“卡夫卡”从头部至尾尽在其中。要是由我来出图，也会相中这两个字母。前院的一个水景雕塑，构思着实让人颇费猜详。好端端的院落，弄出两个大人扶着鸡撒尿，那个部位做得也很夸张，两泡尿源源不断，下方的小便池居然是捷克的地图造型。有人臆断，这意味着捷克历史上任人宰割的命运……

馆内陈列了很多有关卡夫卡的文献，以及运用了多媒体放映展示他小说中所描绘的虚拟世界。他的作品就像一场浓雾，总想潜入浓雾的内部看个究竟，进去后才发现，却原来浓雾的内部还是浓雾……顷刻之间，卡夫卡突然从天而降，就在我眼前，让我这具庸碌的肉身见证。他作品中的那些句子就像黑压压的“寒鸦”，悬于头顶，慢慢向我涌来，我活该被它笼罩，这正是我速取并乐意领略的，这就是命。

在这里可以一路参观卡夫卡生平的照片、日记、信件等。你会在卡夫卡

的世界里看到，永远无法进入《城堡》的迷茫，毫无公正性可言的无耻《审判》和生活在家庭鄙视链最下层的《变形记》，你会发现卡夫卡终其一生写出的那些荒诞故事，不过是自己人生的真实写照。展柜里那些珍贵的手稿时至今日，依然清新如故光彩照人，像是就在顷刻之前书写的一样。

抽象能让人更好地想象。穿过查理大桥到城东，来观摩卡夫卡式的旋转雕塑。它是有争议的捷克艺术家切尔夫尼的前卫艺术作品，由四十二层独立驱动的不锈钢片组成，重约四十五吨。像一堆切好的土豆片叠摆在了一起，内部设了钟表一样的机关，一层层能缓慢转动，瞬息之间，皆能有不同的形象姿态呈现。这玩意让我看到的陌生感、孤独感和不确定性，正是“卡夫卡式”的。它能旋转成一个甲壳虫，也可以旋转成什么也不是，恰好在一个时刻，它居然转成了卡夫卡的头像。这是何其精妙啊，时而形而上时而形而下，时而抽象时而具象，立于它面前，我丝毫不想隐瞒我的惊恐，它竟然具有如此大的感染力。

略显讽刺意味的是，这座雕塑正好对着布拉格市政府大楼，你想象一下：因为那些公务员个个都无所事事互相推诿，一个部门让你去另一个部门，而另一个部门又让你去另一个部门，最后他们说要下班了。当你走出大楼时，巨大的卡夫卡头像突然看到了你！你一脸茫然，你是不是想起了《城堡》中的情节。

在老城区都斯尼街和维森斯街的交叉口停下脚步，参观有趣的卡夫卡纪念碑，这是捷克政府为了纪念卡夫卡

诞生120周年而建立的。在这座12英尺高的铜像中，酷似卡夫卡的小个子男人骑在一套空空荡荡的西装肩上。这里是游客拍照的热门景点，拍照的人都会情不自禁地摸摸卡夫卡的脚，铜像中卡夫卡的鞋永远是锃亮的，卡夫卡学会还以此为范本制作了12英寸铜像奖杯，颁发给每年的卡夫卡文学奖获得者。

这个雕塑的创意肯定来自于卡夫卡的小说《一次战斗纪实》，小说中有这样的描写：“我异常熟练地跳到我朋友的肩上，用两只拳头击他的背部，使他小跑起来。可是他还是有点儿不情愿地用脚踩地，有时甚至停了下來，于是我多次用靴子戳他的肚子，以使他更加振作起来。我成功了……”

不过，人们更愿意把它看成是卡夫卡父与子的合影。卡夫卡坐在一个隐形人的肩膀上，这个仅有一套西装空壳、没有形象的人就是卡夫卡的父亲。艺术家用这种方式，表现了卡夫卡的父亲对他一生的巨大影响，更表达了卡夫卡对于父亲的复杂情感：既像英雄一样崇拜，又像暴君一样恐惧。

在卡夫卡纪念碑南面是老城广场，既不远就一顺去了。在这里一条隐秘的小巷里，有一家餐馆和一间电动车租赁商店，这是一家妓院的旧址，卡夫卡曾经经常来这里和姑娘们聊天。卡夫卡对各色人等都很感兴趣。他来这里主要是和妓女们讨论哲学问题。

去卡夫卡的墓家是此行的重中之重。卡夫卡葬在离老城很远的东郊斯特拉施尼茨犹太人公墓，出租车开了十多公里，终于到了墓园入口。我扔给司

机两盒“硬中华”，让他等我，他盯着烟盒上的天安门和华表，高兴得无可不可。但听说要等半个小时，一脸茫然，似乎这个时间比他想象的要长得多。不过，他还是颌首应允了。

卡夫卡墓地并不难找，几块白底黑字的指示牌把我顺利带到这里。墓碑有一人多高，是一个倒退拔的多棱柱。

我踉跄前来，终究站在了卡夫卡的面前。仿佛他并不在这个墓中，而是在我的生活里。我把他看得那么清楚，那么明确，他那双清亮的眼睛正在与我对视，由此可见我们托契之深。我有菲薄的祭品，奉献于逝者灵前，我用石块压住事先写好的纸片——致卡夫卡：
躲进身体内部的自卑里
遮挡住我
障碍不可一世
但无法将你粉碎……

这纸片寄托着我的哀思，但愿风不会把它吹走，倘或风决意地要吹，随风而去的风怀端的是已经送到卡夫卡心中，这正好圆了我布拉格之梦。

离开墓地时，空中飘起了小雨，我把它看成是卡夫卡在天之灵对我的附和——他需要我的到来，他需要像我这样一个中国人前来祭拜，因为他说过“从根本上我就是中国人，并且正在回家”。



翟进摄影



翟进摄影



多算的考分不能要

□ 石峰

儿子上了初中后，考试成绩成了我和妻子的一块心病，每次看到孩子的成绩前都是提心吊胆的，虽然往往都是“惊吓”居多，但是每次考试前我们还是苦口婆心地教育儿子，一定要考好，一定要努力。

相比我们，儿子倒是稳如泰山，成绩一直游走在分数线的“悬崖”边，气得我的血压犹如迪士尼的过山车，一不留神就直冲云霄。

今年的期中考试，我早早预备下了速效救心丸，一直在心中给自己降低心理预期值，生怕出个什么幺蛾子成绩。

很快，语文和数学成绩出来了，没什么大的“收获”但也不是太难看。英语的成绩却迟迟没有公布，嘴上虽然说就这样了，但是心里还是一阵阵的纠结。下午，妻子打来电话，说英语成绩出来了，考了107分。

拿着手机的我简直不敢相信，再三询问没搞错吧。妻子笑着说：“试卷上写着呢，107分没错。”放下电话，我还是有点不敢相信，难道儿子突然醍醐灌顶，思想觉悟了？

晚上回到家，妻子让儿子赶紧把试卷拿出来，鲜红的107标在试卷的上方，显得那样的醒目。妻子看着试卷，突然脸色一变，说：“不对啊，这扣的分加起来好像不是13分，应该是23分吧？”我一听，慌忙说：“你没看错？”妻子又算了一遍，“没错啊，就是扣了23分，儿子啊，你英语考试这次不是107分，应该是97分。”妻子说。儿子一听不乐意了，说：“老师反正已经公布了，我的成绩就是107分。”

看着儿子的态度，我和妻子相视无语。许久，妻子说：“儿子，这个分数还是要跟老师说一下，假的成绩总归不是真的，这次这个成绩你努力了，我和爸爸都看到了，你做得很好。”

儿子还是有点不愿意，低着头扭扭捏捏的不表态。我说：“97分虽然不是很高，但是是你自己努力的结果，我们接受你自己努力的成果，虚假的107分虽然很好但是假的毕竟是假的。这样的学习成绩是真不了，也是长不了的。”

在我和妻子的开导中，儿子渐渐抬起头。“我们知道你不需要这样一个好成绩，但是证明自己需要的是一个真实的成绩，你以后的人生还长，这样的事情会遇到很多，我们希望你能做一个诚实面对不足的人。”妻子缓缓地对孩子说。

看着我们俩，儿子说：“好吧，我明天上学的时候去跟老师承认这个成绩批错了。”“这就对了”，我拍了拍儿子的肩膀，“你是大人了，要学会承担起自己的责任，我相信你自己努力之后，是会得到真正的107分的。”

儿子睡下后，我和妻子为儿子能够坦然面对这件事而感到欣慰。妻子说：“我们自己都是普通人，儿子也是资质平平的普通人，分数固然重要，但是让孩子心理健康的成长更重要。”

对妻子的想法，我很赞同，虽然分数非常重要，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儿子能够做一个心底坦荡的人，弄虚作假也许能够骗取一时的荣誉和好处，但是终究不是长久之计。

即便我们的儿子不能成名成家，我们也希望他做一个坦坦荡荡、问心无愧的普通人。



书人书事

我家的共读时光

□ 毛伟涛

利用共读的机会，我读完了十几部小说和名家散文集，像《百年孤独》《巴黎圣母院》《平凡的世界》《穆斯林的葬礼》《山本》等这些长篇小说，都是利用共读的时间一点点读完的，阅读也让我写作更加得心应手。

妻子通过阅读，不仅掌握了许多育儿知识，还提高了教学专业技能，也使自己的性情变得更加柔和。

当然收获最大的还是女儿，经过几年的阅读，她读了许多儿童杂志，中文经典读物。其中《爱的教育》《草房子》《窗边的小豆豆》《少儿百科全书》都是女儿非常喜欢的书。

通过阅读，女儿开拓了思维，拓展了知识面，阅读能力、书写能力、表达能力都有了提升，学习更有兴趣了，也让她养成了热爱阅读的好习惯。

共读时光，让家庭少了琐碎的争执和吵闹，多了理解和温暖；远离了电视、手机的喧闹，多了安静和丰富。

给孩子创造了一个读书学习的好环境，好氛围，也把父母爱的陪伴更好地给予了孩子。孩子的童年浸润在伟大的作品中，就是种下希望的种子，这颗种子将在孩子的心灵生根发芽，开花结果。

让孩子渐渐明白，精神的富足大于物质的享受，平凡普通的日子也能发现美好，学会乐观坦然地面对人生中的困境和苦难，记住在任何时候都不要放弃希望，这些可贵的品质会让孩子受益终生。

夜晚，灯下全家的共读时光，读的是经典，也是人生；是陪伴，也是守护；是孩子的成长，是全家的携手共进。

共读让我们的家庭和和睦睦，亲子沟通交流更加坦诚，同时也点燃了智慧的灯盏，搭起孩子成长的阶梯，让全家风雨同舟去创造平凡而美好的每一天。



父亲的养蜂事业

□ 刘德凤

父亲酿得一手好蜜，这得益于一次偶然的机会。多年前，外婆婆远嫁到西湖农场，几年没有音讯，家里人担心，便派身强力壮的父亲去看看。30多年前，交通极其不便，要坐车还要坐船，几百公里的路程用了三天时间才到达。外婆婆见到远道而来的家里人，端出一碗蜂蜜水招待父亲，父亲一路的辛苦，顿时被那碗甜滋滋的水给融化掉了。父亲很奇怪，听外婆婆说是蜂蜜，又听说外婆父会酿蜜，便嚷嚷着要跟他学。

那时正值蜜蜂产蜜期，在外姨父不厌其烦地教导下，一个多月后，肯吃苦耐劳的父亲便把这门手艺学到了手了。回家时，他带回了外婆婆给的黑豆、荞麦、黑芝麻等稀缺的农作物种子，还抱了一个蜂箱回家。

听说带回来的是一箱蜜蜂，一家人吓坏了。“会酿蜜呢，很甜很甜的蜜。止咳化痰效果好。”父亲说。爷爷有长期的支气管炎毛病，整天咳嗽不停，听说能治病，一家人都很期待。父亲便开始在家里找出废旧的木板做蜂箱，研究怎样让一箱蜜蜂变成两箱，三箱，甚至更多。其间没少受蜜蜂的蛰，整得满脸是包，但他从没有放弃。他总说：“蜜是好东西，这酿蜜是一份甜蜜的事。”在不懈的努力下，父亲的梦想终于得以实现，他拥有了二十箱蜜蜂，成了我们村第一个酿蜜的人。

酿起蜜来，只够爷爷吃，后来渐渐多了起来，我们都能吃到一点。油菜花开的时候，吃油菜花蜜，百花开的时候，吃百花蜜，吃蜜长大的孩子，便不觉得

生活的苦，苦了累了，尝一勺蜜，顿时就觉得生活充满了芬芳。父亲喜欢喝蜂蜜水，早上用凉白开冲一杯，端起来慢慢品尝，那沉醉的神情，就像品味美酒佳肴。

后来蜜酿得多了，自家吃不完，便被周围的村民买了去。爷爷咳嗽的毛病逐渐缓解，父亲的成就感倍增，干劲更足了，没事时就往蜂房里跑。那时候，农村会酿蜜的人家还很稀少，父亲酿的蜂蜜很是走俏，他手头渐渐活起来，添置了好些“稀奇古怪”的小家电，引来很多人的羡慕，有人想跟父亲学酿蜜，父亲便不遗余力地教导他们。

酿蜜是一个复杂的工序，每一道工序都马虎不得。父亲亲力亲为，从不让我们插手。我常常见父亲在一排排蜂

一个女儿的心灵独白

——读《忘了我是谁》

□ 王奕君

“人生本来就是一连串的告别与再见，但对失智病人与家属，这条告别之路，特别漫长。”这是身为女儿，在与父亲的最后陪伴中，发出的沉重而心酸的心灵独白。当我从蔡怡所著《忘了我是谁》一书中读到这句话时，心上像坠了一块铅。

台湾散文作家蔡怡女士，留学并定居美国16年后，返回台湾，她父亲患上

了阿尔茨海默症(俗称老年痴呆)。她曾在《烤神仙》一书中，收录过几篇关于父亲的文字，但着墨不多。直到母亲去世，她把父亲接到她家陪伴和照料，并满怀深情地完成了她的第三本散文集《忘了我是谁》。

蔡怡是个好女儿，但也免不了犯些“无知”的错。在父亲失智之初，她给他戴上了防走失的“爱心手链”。后来，手链让父亲弄丢了，她“这才明白，父亲用几个月的时间脱掉那羞辱他的标签，原来父亲只是记忆缺损，他和其他正常人一样拥有一切该有的，包括他的自尊”。

遗忘与记忆，在失智父亲的情感世界里纠结缠绕。他忘记了亲人的离世，却还记得亲情，所以一再追问：“你妈妈去哪儿了？”他焦急地打点行装想要“回家”，却忘记了地址，沮丧而归，伤心地呜咽。他虽已不认得女儿，却没有忘记感恩，所以在女儿照顾他洗澡、换纸尿裤之后，满脸笑容地说：“小姐，谢谢你！”

没有亲历过的人，不会懂得那样的陪伴和照顾是怎样的消磨，又是怎样的苦楚，我们反而从蔡怡的叙述中，看到了一个失智老人如纯真孩童般的可爱，

以及女儿如慈母般的耐心。父亲在夜深时走到女儿房门口，大声宣布：“天亮了，我要吃东西。”女儿便挽着他的手臂走进厨房，给他冲牛奶，再掀开窗帘，告诉他：“天还没亮，还是半夜呢。”父亲在院中等待叫号，他一遍一遍地询问，女儿拿出饼干给他解闷。父亲嚼着饼干，告诉女儿，他的假牙是用真牙做的，非常结实好用。饼干吃完了，“他立即像个坏掉的留声机，不停地反复，而我在他身上找不到开关”。看似淡然的笔墨，饱蘸了多少深情。那些真切的面面，常让我们哑然失笑，笑过之后，又不由得流下眼泪……

在蔡怡的心里，父亲虽然失智，但他“绝不只是一具空壳，而是依然有温度、有热度、有灵魂的亲人，他只不过是灵魂有些缩水罢了”。有一次，她父亲把电视上的红烧黄鱼错当成自家饭菜，痴痴地等，却把自家的餐桌误以为是别人家的，坚决不肯动筷子，他宣称：“我再饿，也不能吃别人的饭。”还转头教训女儿：“你也要有点骨气，不能吃别人的饭。”

蔡怡不知道父亲究竟丢失了多少智力、多少记忆，可她却清楚地感受到，父亲的爱，从来都没有缺失过。

